

欽定後漢書

卷之七  
二十七

後漢書卷七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爲下卷

班彪傳

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

廣平郡今洛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

彪性沈

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

與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

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

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

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王鳳王商等並輔

政領尚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故曰短祚成哀平俱

無子是三絕也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成

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是以卽真之後天下

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

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方今雄桀帶州

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

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

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

彪旣

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

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

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叅之融對曰皆

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

徐令以病免

司隸舉爲茂才也徐縣屬臨淮郡

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

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

太初武帝年號

後好事者頗或

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

好事者謂楊雄劉歆陽城衡禧

少孫史孝山之徒也

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

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

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見於史籍者夏太

史終古殷太史向摯周太史儋也見呂氏春秋

暨於諸侯國自有史

左傳魯季孫召外史

掌惡臣衛史華龍滑曰我

故孟子曰楚之檇杙晉之乘

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檇杙者器凶之類興於記惡之誠春秋以

二始舉四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爲名其記事一也見趙岐孟子注

定哀之間

魯定公哀公也

魯

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

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禱杙之事遂闡

不行於時爲闡也其書今亡

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

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

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

上自黃帝下訖獲麟

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於此年也

作本

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十篇謂遷歿之後亡

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傳斷列傳

遷之所記從漢元

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

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

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曰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爲薄五經也

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

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道游俠

則賤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

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饜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

士之厄蓋有足道者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此其大

敵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

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

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

幾矣

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

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

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

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

涉而黜淮南衡山

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著爲世家准

南衡山漢室之王胤當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

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

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

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

刊削也謂削落繁蕪



仍有不盡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

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

也史記衛青者平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

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

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王況府王音肅時東宮初建

諸王國並開建武二十三年王況爲司徒十九年封諸王而官屬

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見論

語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

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

無楚言也賈誼上疏之辭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

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佚入則太顛閎

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左傳曰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

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

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左傳衛大夫石碚諫衛莊公之

辭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詩大

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子子謂成王也漢興太

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時鼂錯爲博士上言曰人主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

術數也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善之拜錯爲太子家令 賈

誼教梁王以詩書賈誼爲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及

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

保訓東宮以下

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爲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僑等之太子宮娛侍太子

朝夕讀誦蕭望之爲太傅周堪爲少傅並見前書

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

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媒黷廣其敬也

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箱省視膳食以法制勅太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明不媒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衛衛徼巡

書奏帝納之後

察司徒廉爲望都長吏民愛之

察舉也司徒薦爲廉

建武三十年

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  
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

論語孔子

曰可謂仁之方鄭  
玄注云方猶道也

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

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

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言彪

當中興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爲恥何  
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

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

九流謂道儒墨名  
法陰陽農雜縱橫

所學無常師

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

儒以此慕之

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永平初東

平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

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

將

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

號驃

騎將軍也

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

唯蒼

與周公二人而已

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司馬相如喻蜀之辭

固幸得生於清明

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螳竊觀國政

螻螳謂細微也

誠美

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

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

公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

簡心求善無厭

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左傳曰求善不厭也

採擇狂

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

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之語廊廟之言也

竊見幕

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

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

爭歸之急遽也

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

堯舉臯陶湯舉伊尹

令

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習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明宣於當

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椽桓梁宿儒盛名冠德

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

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恣心之所爲皆

間合於法則

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

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執文之德鄭立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爲光輝也爾雅曰髦俊也美士爲彥

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立默自

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

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

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

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

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

焉

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立誤

宜令考績以叅萬事京兆督

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

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

有杞梁一介之死

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

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

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華周進闕  
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

涼州從事王雍躬下嚴之節文之以術藝

下嚴下莊子也新序曰下

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初獨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鬪獲甲首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論語孔子曰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涼州冠蓋未

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

已

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宜及府開以

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

固集殷作段

達學洽聞才能絕倫

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

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

猶秋



時也論語孔子曰  
山梁雌雉時哉

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

離被也斷趾  
刑足也事見

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

屈原字靈均納忠於楚終不  
見信自沈於汨羅之水而死而

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

微之明信日昃之聽

信音  
申

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

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  
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  
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  
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  
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  
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

校書部

前書固叙傳曰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

除蘭臺令史

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

秩百石掌書劾奏

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

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

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

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

史臣

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

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

之末廁於秦項之列

史記起自黃帝漢最居其末也

太初以後闕而不

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

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

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

二代也并王莽合二百三十年

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

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

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

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

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

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

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

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

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

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並以諷諭爲主也

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

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

都主人曰

中興都洛陽故以東都爲主而謂西都爲賓也

蓋聞皇漢之初經營

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

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

皇大也尚書曰厥既得吉卜則經營高祖五年婁敬說上

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爲有意都河洛矣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主上卽日西都關中此爲輟而弗康也輟止也康安也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

廣雅曰摠舒也

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

州實曰長安

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

左據函谷二嶠之阻

表以泰華終南之山

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嶠有二陵其所避風雨故曰二嶠太華山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太華終南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終

南周之名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褒斜

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在今梁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洪大也

華實之毛則九州之

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

華實之毛謂草木也左傳曰食土之

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關禁也揚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爲防禦奧深也言

秦地險固爲天下深奧之區域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

前書音義曰關西爲橫被

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明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爲六合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謂周秦漢並都

也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

龍興虎視

喻盛疆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易曰虎視眈眈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

之靈

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於東井又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匈龍股長七尺八寸

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興天授圖地出道子張兵鈐劉季起東井秦之分野明漢當代秦都關中奉春

建策留侯演成

奉春君婁敬也春者四時之始婁敬亦始建遷都之策故以號焉留侯張良也

蒼頡篇曰演者引也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

謂天

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婁敬等進說也皇明於是睠秦嶺  
謂高祖也西顧謂入關也詩云乃眷西顧於是睠秦嶺

職北阜挾鄠霸據龍首

睠望也音希職視也音蛾秦領在今藍田東南北阜即今三原

縣北有高阜東西橫亘者是也鄠水出鄠縣南山豐谷

霸水出藍田谷三秦記曰龍首山六十里頭入渭水尾

達樊川在傍曰挾在上曰據也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

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

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爲十二代也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

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金城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預注左傳云方丈爲堵三堵爲雉字林曰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

方九里旁三門每門爲大路故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

司門若今城門校尉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

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

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字林曰闔里門也闔里中門也且千言多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

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隧列肆道也鄭玄注禮記曰廛市邸舍也

於是既庶且富娛樂

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

姬姜

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詩

小雅曰彼都人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曰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三方雜錯鄭玄注周禮曰肆

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

譽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鷺乎其中

豪俊游俠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

原嘗謂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並招致賓客名高天下也若乃

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

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浮游

謂周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並徒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蒼頡篇曰蔽綬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豪右富貴吏二千石故多英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也韋賢平當魏相王嘉並平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爲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爲大司馬朱博爲司空並杜陵人平晏爲司徒韋賢爲大司馬並平陵人也

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

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

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

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三等之人謂徙吏二千石及高貴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見前書自元帝已後不遷故唯七焉爾雅曰觀指示也選或爲徙義亦通封畿之內

厥土千里遑犖諸夏兼其所有

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遑犖猶超絕

也遑音卓犖音呂角反諸夏謂中國也

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



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

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

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之西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范子計然曰玉出藍田商及上洛皆縣名隈山曲也濱猶近也鄠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爾雅云麓山足也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

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

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

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肥美有山林竹樹蔬食果實之饒今南山亦有之與巴蜀相類故曰近蜀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其陰則冠以九嶷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

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

陰謂北也九嶷

山尤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山在雲陽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淵作甘泉頌下有鄭白之沃衣食揚子雲作甘泉賦故云淵雲頌歎

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

雨荷垂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棻

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爲

渠傍北山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頃因名曰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甬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爲封限也音丁兮反廣雅曰塲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塍田畦也音繩刻鏤謂交錯如鑿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如龍鱗之五色也五穀黍稷菽麥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棻茂盛也音芬

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

淮湖與海通波

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傍決也前書武帝穿漕渠通渭史記曰榮陽下引河東

南爲鴻溝以與淮泗會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

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

沼往往而在

上園謂上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麓鄭玄注周禮曰澤無水曰藪繚猶繞也

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平樂藪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

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

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

犀條枝之鳥踰峴嶠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

宣帝詔曰

九真郡獻奇獸晉灼漢書注云駒形鱗色牛角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條枝與安息接武帝時安息國發使來獻之又曰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並見前書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

正位放泰紫之圓方

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揚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作天

作合放象也太紫謂太微紫宮也劉向七略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衛樹中天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微方而紫宮圓也

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

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

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

前書蕭何作東闕北闕豐大也冠山謂在山之上也埤蒼曰瑰瑋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

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棼複屋之棟橑椽也翼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驤舉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雕玉

瑱以居楹栽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采光燭朗以景

彰

廣雅曰瑱質也音田瑱與璫通楹柱也雕玉爲璫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椽璧璫韋昭注曰璫椽頭也渥

光潤也

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闈房周通門闥洞開

列鍾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

而啟扉

擊虞決疑要注曰城者爲階級平者以文博相亞次也域亦作城言階級勒城然音七則反王

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小

者謂之閭簾以懸鍾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爲金人十二置宮中端闈宮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因也衡橫也闈門限○劉攽曰注域亦作城案文當云亦作域言城字有作域者也下又云城言階級勒城是解城義耳

煥若列星紫宮是環

言周回宮館明若列星之環繞紫

宮也環協韻音宦

清涼宣溫神僊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

宇若茲不可殫論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大玉堂殿中白

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殫盡也

增槃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

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

增重也槃屈也業峨高也業音五臘反峨音我詭異

也茵褥也駕人曰輦

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

處常寧茵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

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前書曰班婕妤好居增成舍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闕名長安有披香殿鴛鴦殿飛翔殿餘未詳

昭陽特盛隆乎

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哀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

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

懸黎垂棘夜光在焉

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裏纏也音於業反綸糾青絲綬

也綸或作編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云隨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傅之後蛇銜珠以報之因曰隨

侯珠說文曰釭轂鐵也音江又音工謂以黃金爲釭其中銜璧納之於璧帶爲行列歷歷如錢也前書曰昭陽

殿璧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玉璧明珠翠羽飾之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翠青而雌曰翠其羽可

以飾幃帳韻集曰火齊珠也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言

懸黎垂棘之玉並夜有光輝也於是玄墀鈿切玉階彤庭碾礮采繳琳

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

前書曰昭陽殿中庭形朱而殿上髹漆髹音休漆黑

故曰玄墀殿上地也又曰切皆銅杏黃金塗白玉階鉅音口礪礪琳珉並石次玉者礪音而克反礪音戚採繳

其文理密也青熒其光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樹茸珊瑚爲枝以碧玉爲葉淮南子曰崑崙山有

碧樹在其北高誘注云碧青石也謂以紅羅颯纒綺組

珠玉假爲樹而植之於殿曲阿曲也

續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

薛綜注西京賦曰颯纒長袖貌颯音素合反纒音山綺反

綺文繪也組綬也續紛盛貌燭照也言精彩華飾照曜也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

衢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也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

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

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凡十

四等有昭儀婕妤姪娥俗華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人

長使少使五官順常是爲十三等又有無涓共和娛靈

保林良使夜者秩祿同共爲一等合十四位也窈窕

左右

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

蕭何曹參並沛人魏

相字弱翁濟陰人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並爲丞相

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

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

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司馬相如曰垂統理

順易繼也統業也禮記曰保者慎其身以輔翼之愷樂也悌易也揚雄長楊賦曰今朝廷出愷悌行簡易王褒四子講德論曰秦之處位任政者並施毒螫前書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而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又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邴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也故令斯人揚和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

著於祖宗膏澤洽于黎庶

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前書曰

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祖宗謂高祖中宗也

又有天

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



藝稽合乎同異

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並闕名在未央宮北以閭祕書諄諄謂殷勤教告也詩

大雅曰諄爾諄諄鄭玄注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諄音之純反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稽考也前書甘

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令蕭望之平奏其議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

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祕

文

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祕文祕

書也孝經鉤命決曰丘掇祕文也

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

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

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鉤陳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

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爲甲乙之科卽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弘爲下第

是也言百郡舉全數前書又曰興廉舉孝

虎賁贅衣闔尹闔寺陸戟百重各

有攸司

虎賁宿衛之臣贅衣主衣之官贅綴也音之銳反尚書曰綴衣虎賁闔尹闔寺並宦官周禮有

闈人寺人陛戟執戟於陛也百重周廬千列徼道綺錯

言多也攸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伺廬謂宿衛之廬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徼道徼巡之道綺錯交錯也前書曰中尉

掌徼巡輦路經營脩涂飛閣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自

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絙長樂陵燈道而超西墉

混建章而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椒棧而棲金雀未央宮在

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也燈陸級也音丁鄧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

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壁

門之屬說文曰椒棧殿堂上最高之處也椒音孤棧音

力登反其上棲金雀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

鳳凰卽金雀也○劉攽曰注鳳闕門案文多一門字

內則別風之嚆噤眇麗巧而竦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

陰陽以開闔

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闕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嚆噤高也嚆音焦噤音

乾隆四年校刊

多音書卷二十一

七

堯前書曰建章宮庭爲千門萬戶闔謂之陰  
開謂之陽易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 爾乃正殿

崔巍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馭娑洞枋詣與

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

正殿卽前殿也層重也臨乎未央言

高之極也關中記建章宮有駘盪馭娑枋詣殿天梁亦宮名也駘音殆盪音蕩馭音素合反娑音素可反枋音烏計反爾雅曰蓋戴覆也反宇謂飛檐上反也激日謂日激入於殿內也神明鬱其特起遂

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回帶於焚楣雖輕信

與僂狡猶愕眙而不敢階

神明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

數三分有二爲太半說文曰焚棟也爾雅曰楣謂之梁郭璞云門戶上橫梁也方言曰僂輕也音匹妙反鄭立注禮記曰狡疾也字書曰愕驚也音丑吏反攀井幹而未半目

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

失度巡回涂而下低

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蒼頡篇

曰眴視不明也音眩櫺檻樓上欄楯也櫺音零稽留也

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

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窳而不見陽

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

甬道飛閣複道也廣雅曰窳窳深也杳與窳通窳音它烏反陽明也既創前之登望乃下巡於複道宮宇深邃

又不見明也

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

飛闥閣上門也王逸注楚辭曰洋洋無所歸貌

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

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嵒嵒濫瀛洲與方壺蓬萊

起乎中央

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義曰唐庭也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

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海中有神山一日岱輿

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日蓬萊

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

峯金石崢嶸

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崢嶸高峻也崔音徂回

反峯音才律反崢音仕耕反嶸音宏

抗僊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

瑤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

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

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卽銅柱也軼過也埃瑤塵也鮮

潔也說文曰顥白貌音皓

騁文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

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僊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

大不

也誕欺也前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上上拜爲文成將軍言於上曰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

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爲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樂大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言

日臣常往東海中見安期美門之屬乃拜爲五利將軍刑法也列僊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

敬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大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

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

大武謂大陳武

事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也

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

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

荊州江湘

之地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之梁野巴漢之人其俗習於逐獸故使其人驅之闐音田聚音才論反

水衡

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

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

山澤之官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

星羅雲布

鄭玄注禮記曰獸罟日罟音浮絃罟之網

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

羣臣披飛廉入苑門

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於乘輿天子車駕有大

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執金吾奉引侍中駮乘飛廉館名也武

帝所作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  
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於館上作之因以名焉○劉  
放日乘鑿與案注所解遂繞鄂鎬歷上蘭六師發冑百  
乘輿之義則此多鑿字

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

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

鄂文王所都在鄂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黃

圖云上林苑有上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駭殫言驚懼也震震爚爚奔走之貌爚音羅塗汚也反覆猶傾動也車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顛動蹂躪也音汝九反躪躪也音力刃反拗猶抑也音於少反言且抑六師之怒而少停也爾乃期門伏飛列刃鑽鏃要跌追蹤

烏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莛不再控矢無單殺中

必疊雙颯颯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前書曰武

帝與北地夏家子期於殿門故號期門又曰募伏飛射士音義伏飛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爲伏飛官有一台

九丞在上林中紡繒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  
篇曰攢聚也鑽與攢通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鏃音侯  
廣雅曰跌奔也音決機弩牙也說文曰倚偏引也音居  
綺反颼颼紛紛衆多也說文曰颼古颼字鄭玄注周禮  
曰結繳於矢謂  
之繒繒高也 平原赤勇士厲猿狖失木豺狼懾竄郭璞

注山海經曰猿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書曰狢  
似狸音以救反淮南子曰猿狖顛蹙而失木枝懾懼也

音之葉反竄走也 爾乃移師趨險並路潛穢窮虎奔突  
協韻音七外反

狂兕觸蹙潛深也穢謂榛蕪之林虎兕之所居也爾雅  
曰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廣雅曰

蹙跳也音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倚倮狡扼猛噬脫角挫  
居衛反

脰徒搏獨殺許少秦成並未詳倮狡獸之輕捷者說文  
曰搯捉也音尼搯與扼通噬嚙挫折也脰

頸也徒空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 挾師豹拖熊螭頓犀  
雅曰暴虎徒搏也殺音所界反

聲曳豪羆超迥壑越峻崖歷巉巖鉅石墮松栢仆叢林

乾隆四年校刊

卷之三十一

三



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

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音徒可反杜預注左傳云螭山神獸

形郭璞注山海經曰犀似牛而猪頭黑色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犛音

力之反爾雅曰罷似熊而黃巉巖山石高峻之貌也殄盡也夷猶殺也

於是天子乃登屬

王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執觀三軍之殺獲原

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

前書宣帝幸薊陽宮屬玉觀音

義曰屬玉水鳥也似鴝鵒於觀上作之因以名焉三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鄭玄注禮記曰土高曰臺有木

曰榭獲協韻音胡卦反楚詞曰山蕭條而無獸

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

騎以行魚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

胙餘肉也左傳

曰歸胙于公詩小雅曰魚之燔之毛萇注曰以毛曰魚音步交反于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注尚書曰鳥獸

新殺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鸞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

宇臨乎昆明之池

大輅玉輅也周禮曰凡馭輅儀以鑿和爲節鄭玄注曰鷺在衡和在軾皆

金鈴也三輔黃圖曰上林苑有豫章觀

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

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綉

燭耀乎其陂

漢宮闈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之象也雲漢天河也郭璞注爾雅云茝香草音昌改反曄曄猗猗美

茂之貌說文曰摛舒也

玄鶴白鷺黃鵠鵙鶴鵠鵙

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

郭璞注爾雅云鵠似鳧脚近尾略不能地行江東謂之魚鵠音火交反說文曰鵙鵙雀也爾雅曰鵙麋鵙音括

郭璞注曰卽鵙鵙也今關西呼爲鵙鹿鵙似鴈而大無趾音保鵙水鳥也莊子曰白鵙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

化李巡注爾雅曰在野曰鳧在家曰鷺並鴨也鄭玄注詩云鷺鳧屬也音一兮反周處風土記曰鷺鷺鵙也以

名自呼大如鷄生卵於荷葉上毛萇注詩云大曰鵙小曰鴈

於是後宮乘輅路登龍

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

日輓

臥車也音仕板反淮南子曰龍舟鵠首浮次以虞桓譚

新論曰乘車玉瓜華芝及鳳凰三蓋上林賦曰乘法駕

建華旗高誘注淮南子曰祛舉也澹隨風之貌也澹音走濫反淡音徒敢反

權女謳鼓吹震

聲激越營厲天鳥羣翔魚闕淵

權楫也謳歌也震協韻音真營聲也音火宏反

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

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

屬本或作白鵬謂鳥也西京雜記曰越王獻高帝白鵬

黑鵬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爲文飾也

闕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柱爲餌鍛黃金之鈎錯以撫

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撫

鴻幢御增繳方舟並鶩俛仰極樂

廣雅曰幢謂之幃幢音直江反卽舟中之

幢蓋也本或作置置鳥網也音衝增

弋矢也繳以繫箭也方舟並兩舟也

遂風舉雲搖浮游

普覽前乘秦領後越九夔

協韻音綜

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

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

薄迫也岐山雍縣在扶風儲積

也供協韻音九用反

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游童之

歡謠第從臣之嘉頌

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犧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

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歟亂歟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今同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王褒張子喬等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焉

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

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修族世

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

十代百年並舉

全數也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也若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

後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  
三  
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後漢書卷七十一上

後漢書卷七十上考證

班彪傳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何焯校本引史通云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

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舊本作從漢元至武則絕其功也毛本作從漢元至武則以絕其功也皆不成文理今從監本

黜淮南衡山○何焯校本云淮南衡山之不爲世家與淮陰黔彭同例

性相近習相遠也注見論語○臣會汾按宋本作見何

論蓋何晏注論語故唐人以何氏本爲何論後人不  
考所由認爲錯誤改作論語義雖無害要須仍古人  
之舊不必竄易也

後察司徒廉注云司徒薦爲廉○諸本同臣會汾按正

文及注廉字上皆脫一孝字前云舉司隸茂才注司  
隸舉爲茂才也文法正與此同

班彪子固不可殫論注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  
宣室殿中溫室殿○一本作宣寶中溫殿誤今從宋  
本增改

珊瑚碧樹周阿而生注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  
樹茸珊瑚爲枝○茸字一本作葺臣會汾按茸與葺  
皆非也此字當作叢因與葺同音故誤不知者又妄  
改爲葺耳

雖輕信與僂狡○臣會汾按信字義未妥當從文選作  
迅



後漢書卷七十一上考證

後漢書卷七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班固傳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

爲乎

喟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

情欲謂之俗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爲界昭襄昭王襄王也惡安也音烏夫大漢之開原

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期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

談前聖靡得而言焉

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卽帝位故

云由數期繇卽由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匝四時曰期萬世盛言之也六籍六經也

當此之時功

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執而獻其說蕭

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

音橫

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於東井此功有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獻牛酒此爲討有逆而順人也婁敬已見上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以威重且無令後代有以加也時豈奢侈而安之哉言天下初吾子曾不是睹顧燿後嗣

之末造不亦闇乎

顧反也燿炫燿也言吾子曾不睹度執權宜之由而反炫燿後嗣子孫未

代之所造非其盛稱武帝成帝神儒昭陽之事也

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

之事監乎泰清以變子之或志

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

樸高誘注曰太清無爲之化也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

合相滅

天人謂天意人事共相誅也

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

壑無完柢邪罔遺室原野獸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

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也

人者神之主生人既亡故

鬼神亦絕也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原野獸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

故下民

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

上帝天也聖皇光武也懷猶愬

念也降下也鑒視也言上天愬念下人之上愬故下視四海可以爲君者而致命於光武也

於是聖

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

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

乾符坤珍謂天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圖緯之文也霆疾雷也

發於昆陽謂破王尋王邑憑盛也言盛怒如雷之震協韻音真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

高邑建都河洛

跨據也言光武渡河據北嶽遂即位於鄗而改鄗爲高邑也

紹百王

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紹繼也屯難也高誘

注淮南子云造化天地也滌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君即位欲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乎

在昔事勤乎三五

爾雅曰系繼也緒業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言光武能繼唐堯之

統業也恢大也三五三皇五帝也

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理近古之

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

軌轍也紛綸猶雜蹂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險易猶理

亂也言光武功德勤勞兼於前代百王非直一聖帝也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

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

乃處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

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

入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庖犧氏風姓也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號庖

犧後或謂之伏犧言光武更造夫婦如伏犧時也

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

械斯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

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昔在黃帝畫野分州易繫

辭曰神農氏日中爲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剡木爲舟剡木爲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

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

龔行天罰應天順民斯

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

尚書武王曰今子惟龔行天之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湯武者也

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

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尚書曰盤庚遷于殷史記曰帝陽甲之時殷衰諸侯莫朝

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

曰洛邑地執之中也春秋命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湧出言都洛陽如殷宗周成之制也

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

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

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

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

左傳仲尼曰古有志克已復禮仁也孫卿子曰生人之始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尚書允恭克讓謂

躬自儉約同於文帝也

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

憲章猶法則也

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考古而封泰山勒石以記成功也炳明也其禮儀明乎武

也帝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

之道備矣

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美也或作眇眇遠也該備也

至于永平之

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敷洪藻

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

熙光也洽浹也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卽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敷布也鴻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於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此爲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鏤美也揚世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世祖正子樂謂依讖文改大樂爲大子樂也

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

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

大路王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

書曰歲二月東巡狩又曰朔南暨聲教皇大也燭照也

然後增周舊修洛邑翩翩

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

周成王都

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翩翩巍巍顯顯翼翼並宮闕顯盛之貌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詩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洛陽土之中也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



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

言奢儉合禮也

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

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

騶義合乎靈囿

蘋藻並水草也詩小雅曰魚在在藻韓詩曰東有圃草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

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毓亦有育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麇鹿攸伏毛萇注

云圃所以域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得其所如文王之靈囿也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

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預注云各隨時之閑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

禮曰曩天物也歷騶虞覽駟職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

乃出

詩國風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又曰駟職美襄公

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其詩曰駟職孔阜注曰駟驪也阜大也又小雅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復

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云攻堅也又吉日詩曰我車既好四牡孔阜宣帝詔曰禮官具禮儀也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

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祲威盛容

鯨魚謂刻杵作鯨魚形也鏗謂

擊之也音苦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呼凡鍾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於其上撞鍾者名爲鯨魚鍾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爾雅曰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玲瓏聲也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祲亦盛也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

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掃

電旌旗拂天

山靈山神也屬連也音燭方四方也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

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備千乘萬騎元戎戎車也詩小雅曰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毛萇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鋌小子也音市延反萇掃也音似銳反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吹野燎

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

焱焱炎炎並戈矛車馬之光也說文曰焱

火華也音以瞻反震讀曰真

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

勒三軍誓將帥

中囿囿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長一人

駢猶陳列也杜預注左傳曰百人爲隊鄭玄周禮注云天子六軍三居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周禮曰羣吏聽誓于前斬牲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玄注云羣吏將帥也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

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驚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

鸞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

穀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

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霆發電驚並言疾也游基養由基也淮南子曰楚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而嬉使養由

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獲擁木號矣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爲範我驅馳終日不獲一禽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爲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遇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

茲不失禽謂由基也彎不詭遇謂范氏也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踔餘足士怒未泄先驅

復路屬車案節

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雅曰般樂也禮記曰樂不可極踔猶屈也方

言曰泄歇也漢官儀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于虛賦曰案節未舒謂駐節徐行也於是薦三犧效

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觀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

靈臺考休徵

左傳鄭子太叔曰爲五牲三犧杜預注云五牲麋鹿麇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之犧

也郊祭天也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百靈百神也詩曰懷柔百神觀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明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注云叙美行之驗俯仰乎乾坤參象

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

易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夏中國也瞰音苦暫反四裔四夷也稜威也左傳曰德以柔

中國刑以威四夷也西盪河源東澹海濬北動幽崖南趨朱垠

盪濬

也河源在崑崙山前書曰威稜澹乎鄰國音義曰澹猶動也音徒濫反濬水涯音屑郭璞注爾雅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濬趨躍也音他歷反說文曰垠界也音銀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

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讐水慄奔走而

來賓

爾雅曰讐懼也音之涉反

遂綏哀牢開永昌

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

其國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

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

春王猶左傳云春王正月也三朝元日也朝音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谷永曰今年正月朔日

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眺曰同賈逵注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乃盛禮樂供

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戴延之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

引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

牢饗庭實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於是有庭實旅百千品言多也說文曰鍾器也孔

叢子曰堯飲千鍾罍酒器也詩曰我姑酌彼爾乃食舉金罍珍八珍也太牢牛羊豕也饗協韻音香

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鏘管弦擘煜食

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大予樂郊祀陵廟殿中諸食舉樂也雍詩篇名也謂食訖歌雍詩以徹也論語

曰三家者以雍徹太師樂官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也鏗音苦耕反鏘音楚庠反擘煜盛貌

也煜音育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左傳

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尚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佾舞行也穀梁傳曰天子八佾韶舜樂名武武王樂名太古遠古也

四夷間奏德廣所及佾侏兜離罔不具集

間迭也音古蒐反詩

國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鄭玄注周禮云四夷之樂東方曰旆南方曰任西方曰柝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佾音渠禁反佾音摩葛反周禮佾作禁侏作柝兜作柝也

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

臣醉降烟燼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僚遂退

萬樂百禮盛言

之也暨至也易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撞音直江反

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

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

尚書曰平秩東作注云歲起於春而

始就

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大素

詩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注云舊典文章左傳臧哀伯曰大路越席大羹不和昭其儉也列子曰大素者質之始也

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

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

紵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立恥織靡而不服賤奇

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前書文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

而事末音義曰本農也末賈也背僞去雕飾也歸真尚質素也杜預注左傳曰織紵織繒布也禮記曰器用陶匏陶瓦器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

杜淫邪之欲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

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

而金聲瑕穢猶過惡也揚雄集曰滌瑕蕩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漠



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

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

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

前書平帝立舉學官郡國曰學

縣道邑及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曰序詩曰獻酬交錯莘莘衆多也音所申反禮記曰歌者在上帝人聲也又嗟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劉攽曰注平帝立舉學官案文多一舉字

登降飫宴之禮

既畢因相與嗟歎立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

盛哉乎斯世

詩曰飲酒之飫毛萇注云不脫屣升堂謂之飫飫私也尚書曰玄德升聞字林曰讜

美言也音黨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

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

由

伏羲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孔子作春秋清濁猶善惡也

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

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

末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

前書曰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論語孔子曰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

且夫辟

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

萬方輻湊

辟遠也音匹亦反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

故曰四塞之國防禦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也

秦領九巖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

淵

四瀆江河淮濟也河圖曰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爲東嶽衡山爲南嶽華

山爲西嶽恒山爲北嶽圖書之淵謂河洛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也

建章甘泉館御列

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

館御謂設臺以進御神仙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

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

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

道德之富

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

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

游俠卽西賓云鄉曲豪俊游俠之雄踰侈謂列肆侈於姬

姜等也爾雅曰翼翼敬也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注云濟濟多威儀也

子習秦阿房之造天

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

無外也

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

主人之辭未終西

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

復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

說文曰矍視遠之貌音許縛反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慄慄

者猶恐懼也音徒頰反喻告也

賓旣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

揚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

也

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小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言義正事實也

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

論語孔子

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

於音

鳥歎美之辭也詩周頌曰於昭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於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

世祖光武

前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威靈仰赤帝赤標怒黃

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謂各依其方而祭之

普天率

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詩小雅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商頌曰猗與那與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

曰聿懷

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湯

水流貌莅臨也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大雅曰造舟爲梁毛萇注云天子造舟造至也謂連舟爲浮梁也 瞻

瞻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說文曰瞻瞻老

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抑抑美也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於

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於赫歎美也太

賢聖之人並著養老之禮今我漢家遵行之也鴻大也

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詩周頌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詩

雅曰經始靈臺崇高也時登以時登之休美也徵驗也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

祥風祁祁甘雨三光日月星也宣布也精明也五行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謬診也

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卽景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興雨祁祁尚書考靈耀曰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焚惑順行甘雨時也

於皇樂胥

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用成溱溱盛貌尚書曰庶草蕃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

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於音烏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

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

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景光也

文曰歆氣出貌音火驕反史記曰秦武王與孟悅舉龍文之鼎

登祖廟兮享聖神昭

靈德兮彌億年

時明帝詔曰其以祈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彌終也萬萬曰億尚書曰公

其以子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

靈篇謂河洛之

書也固集此題篇云白雉  
素鳥歌故兼言效素鳥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

於淳精

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命包曰鳥者陽之精

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

長兮膺天慶

章明也侔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慶讀曰卿

及肅宗

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

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

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

二代謂彪及固

感

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

通焉

東方朔答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揚雄解嘲曰范雎魏之亡命

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有談范蔡於許史之間則狂矣固所作賓戲事見前書

後遷立武司馬

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立武司馬主立武門

天子會諸儒講論五

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

議五經同異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

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

憚南虜

南匈奴也

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

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

惟思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緩御之

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

就之

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也

或臣服而致之

宣帝時匈奴稽首臣

服遣子入侍

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

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



繼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印綬

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

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

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報使北匈奴以

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

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

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

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

五鳳三年單于名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遣右賢王入侍下不失

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旣明中國主

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

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

風塵

相侵擾則風塵起

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

惠爲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

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

故述漢德以續堯典

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

文雖靡麗而體無古典

揚雄

美新典而不實

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偽謂王莽事不實

蓋自謂得其致焉

其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

而清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蔡邕曰細縕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

易乾鑿度曰清輕者爲天濁沈者爲地

沈浮交錯庶類混成

庶類萬物也混猶同也老

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立混之中

人主謂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五行相生周而復始草昧謂草創暗昧也易曰踰繩越天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

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

以書契踰越並過也詔誥也言過繩契以上既無文字故寂寥而無文誥系謂易繫辭也故易繫而不得綴連也

厥有氏號紹天闡釋者

氏號謂太昊號庖犧氏炎帝號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

類紹繼也謂王者繼天而作闡開也釋陳也

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

哉夙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

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

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是其書可得而修也

亞斯之世通

變神化函光而未曜

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通變神化而易繫不載其事故曰

函光未曜

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

蹤者莫崇乎陶唐

稽考乾天也論語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為堯之羽

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鄭玄注云六爻皆體龍羣龍象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並在干朝炳明

也典謨謂堯典臯陶謨也為道德之冠首蹤

跡之卓異者莫異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

陶唐舍胤

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

舍胤謂堯舍其胤子

丹朱而禪於舜舜亦舍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熙帝之

載孔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並能廣立功事

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子孫湯武之後

業並得為天子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

股肱既周

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

股肱謂稷契也既周謂其子孫並周徧得為天子元首堯

也言天更歸功於堯

又將授漢以帝位 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

孽懸象暗而恒文乖彝倫斃而舊章缺

俾使也三季三王之季也易乾

文言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易曰懸象著明

莫大於日月乖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斃敗也尚書曰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七十六 川學

一百

彛倫攸敦舊章  
缺謂秦燔詩書

故先命立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

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

立聖謂孔丘也春秋

演孔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立聖莊子曰恬澹立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爲漢家法制也宏洪並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盛明也

雖前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福矣

臯臯陶也

夔舜之典樂者衡謂阿衡即伊尹也旦周公也密勿猶龜勉也茲謂孔子言臯夔等比之爲福小矣是以

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

論語孔子曰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時至氣動謂高祖聚形雲於碭山光武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二曰見龍在田九四曰或躍在淵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

並喻漢初起  
電燦胡縊莽分不莅其誅

拊翼以雞爲喻言知將旦則鼓其翼而鳴前書曰張陳之

交拊翼俱起以喻高祖光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  
言天下英傑爲漢者多矣燦光也胡縊謂胡亥縊死也  
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莅臨也言天  
下先爲漢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然後欽若上下恭

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

奮撝之容

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上下謂天地也書曰格于上下羣后諸侯也易曰君子

正位凝命也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言高祖初卽位居尊之時並讓言于德不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敬之讓高祖初卽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卽位固辭至於再三靡無也矢陳也敦猶迫逼也詩云矢於牧野又曰敷敦淮濱言漢取天下無號令陳師敦迫奮武撝旌之容詩曰奮伐荆楚尚書曰王秉白旄以麾撝亦麾也言並天人所推不尚威  
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

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

正統謂漢承周爲火德尚書堯典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克讓

之後歸運謂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  
蘊藏也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卽春  
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州赤帝後次代周是也謂大陳漢之期運也洋洋乎若

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謂如此美德可謂五

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可探也

鋪徧也二代殷周也

洪纖猶大小也度法度也蹟幽深也言

並開迹於一匱

同受侯甸之所服弈世勤民以伯方統牧

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

匱鄭玄注云匱盛土籠也侯服甸服謂諸侯也湯爲桀之諸侯文王爲紂之諸侯弈猶重也自契至湯十四代后稷至文王十五代並積勤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爲夏伯文王爲殷伯並統領州牧乘其命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

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

黃威黃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鉞然後殺韋顧並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伐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書曰西伯既戡黎格來也

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

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

三五未詳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湯都亳詩云

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湯武並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於商郊音義曰離與螭同革改也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子所都也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劉攽曰注京師京都也案文多一師字

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

有慙德不其然與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曰薄德杜預注曰伯夷之屬也

史記曰伯夷叔齊逢武王伐紂扣馬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偉猶異也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護湯樂也左傳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

然

猶於穆猗那翕純嘏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



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弈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於歎

辭也穆美也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清廟猗與歎之辭也那多也歎美湯之德多也殷頌曰猗與那與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何晏注曰翕盛也純和諧也皦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釋調達之貌此言殷周之代尚有於穆猗那之頌播之於翕純皦釋之樂尊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濟哲惟商長發其祥言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之德對越在天烏弈猶蟬聯不絕也 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

爾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改化之迹大略有常也篇籍謂詩書也朗明也渝變也言光彩文藻朗明而不變耳其餘殊異不能及於漢也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沂測其源乃先

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矧況也漢承唐虞之基逆流曰沂孕懷也育養也甄陶謂造成也前

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並嘗爲堯臣。劉攽曰注漢承唐虞之基案注解唐基耳

何故輒出虞  
字明當作堯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

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迥

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  
二祖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襲重也四宗文帝爲太宗武

帝爲代宗宣帝爲中宗明帝爲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幽六合幽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

慝惡也迥遠也泯滅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養也故夫顯定

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

弘  
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升也績功也言升天之功非堯不能興也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

也遺策堯之餘策謂堯典也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典爲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大也厥道至于

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

物咸亨其已久矣  
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三光言日月星得其度也混元天地之總

名也。豪芒纖微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含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曰：別生分類，品物萬殊，亨通也。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

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

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列辟謂古之帝

王也。言漢家德可以臣彼，列辟功可以君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選列辟，鏡猶光明也。抗猶敵也。讀曰康。

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

爾雅曰：虔，敬也。

鞏，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爲勞謙也。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今不敢論制禮作樂之事，言謙之甚也。至今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

內而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

云優慎，無乃憇歟。

遷，正也。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謂殷周二王之後，謂漢之賓監視也。視

殷周之事，以爲監戒。論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屯衆也。朋羣也。不傳，謂不制作篇籍以紀功德也。彷彿，猶梗槩也。

也論語孔子曰慎而無禮則蕙鄭玄注云蕙質慤貌也言雖優游謙慎無乃太質慤也

於是三事

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

宗軌

三事三公也僉皆也

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

天經謂孝也孔子曰

夫孝天之經謂章帝初卽位四時禘祫宗祀於明堂也尚書曰惇叙九族又曰九族旣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惇厚也睦親也章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皆留京師也

巡靖黎蒸懷保

鰥寡之惠浹

巡撫也靖安也黎蒸皆衆也懷思也保安也浹洽也尚書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謂

章帝在位凡四巡狩賜人爵

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

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

備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皮縣祭川曰浮沈肅祗恭敬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

元和中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茂音居毀反

是以鳳凰來儀集羽族於觀

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

於沼甘露霄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

尚書曰鳳凰來儀元和二年北

年詔曰乃者鳳凰鸞鳥比集七郡羽族謂羣鳥隨之也觀魏門闕也肉角謂麟也伏侯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北

海得一角獸大如麕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葱葉色赤黃擾馴也緇文皓質謂

騶虞也說文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古今注曰元和三年白虎見彭城黃暉采麟謂黃龍也建初五年有

入黃龍見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烏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若乃嘉穀

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

邦畿卓犖乎方州美溢乎要荒

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

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詔曰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奇獸神禽謂白虎白雉之屬也建初七年獲

白鹿元和元年日南獻生犀白雉言應於瑞圖又合乎史謀也坳牧郊野也卓犖殊絕也美音以戰反○劉攽

曰注如人冠大坐案文大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黎當作衣冠如人衣冠坐也

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孝經援神

契曰周成王時越裳來獻白雉朱鳥謂赤鳥也尚書中

候曰大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鳥玄

相黑黍也詩大雅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黃藜麥也謂

赤鳥銜牟麥而至也詩頌曰貽我來牟詩大雅曰濟濟

多士又曰惟此文王小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

心翼翼又曰奉璋峨峨

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顓辭

也詩大雅曰昭明有融寅敬也尚書曰嚴恭寅畏聿述

也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貽遺也燕

安也後昆子孫也言此並以光寵神靈文王武王之德

遺燕安於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猶

重也懿鑠並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鑠王師

言詩人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

爲身而有自專之辭也並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

基也言今章帝旣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

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滕御

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

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恇念也音人甚反旅陳也允當

也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滕以金緘匱藏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廂也祕寶謂河圖之屬尚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夫圖言啓金滕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流猶徧也

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

吉丁辰景命也

圖書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哲智言天授圖書者爲天子所知也孔孔丘也猷

圖也孚信也孔丘之圖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大也逢休

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爲天子之大命也 順命以創

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

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乎

命謂符瑞也荅對也三靈天地人之神也繁多也祉福也展陳也放效也音甫往反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尚

書璇璣鈴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且信次止也寤寐常止于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憚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尚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伊考自邃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

四人有不裨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

也伊維也邃古猶遠古也楚辭曰邃古之初戾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

自古封禪七十二君并武帝及光武爲七十四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爲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

法度而棄其文章不封禪者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

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

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聖上謂章帝也諭告咨謀

也道德仁義人所常行故以酒食爲諭焉淵源林藪諭深遠也元天也符瑞也詩曰肴核惟旅覈亦核也謂果



實之屬 旣成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絲之碩慮矣將緝萬

嗣煬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

哉

讜直言也絲兆辭音冑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碩大也慮思也廣

雅曰緝績也音方萌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也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鄭玄注云丕大也律法也疇誰也亘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固後以

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

軍與叅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

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

永元

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大破之

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

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

激揚也詭毀也抑退也抗進也

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亶亶而不馱信哉其能

成名也

爾雅曰亶亶猶勉也

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

言遷

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卽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

然其論議常排死節

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

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

閭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賤守

節愈矣

愈猶甚也

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

謂下蠶室

然亦身陷大戮

此已上略華嶠之辭

智及之而不能守之

論語孔子之言

也言有智而不能自守其身

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史記齊使者至

越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遺其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越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

目論也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

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成典墳以示范曄曄改

爲帝墳

比良遷董

謂司馬遷董狐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兼麗卿雲

司馬長卿

楊子雲

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後漢書卷七十下

後漢書卷七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 曾孫種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史記曰陳公子完奔

齊以陳字爲田氏應劭注云始食采於田改姓田氏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

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

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

以拒之引彊謂弓弩之多力者控引之持滿不發也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

十輩皆不能下

東觀記曰時米碩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

里以此

賢之 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

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其子

食采於朝鮮因氏焉

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

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

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

別訣

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

倫後爲鄉嗇夫

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

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

輒爲糞除而去

糞除猶掃除也

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

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卽召倫爲主

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

東觀漢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輕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劉敞曰注姦輕所集案姦輕無理當是執字。倫平銓衡正

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尙不下安能動萬乘

乎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爲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倫曰未遇

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

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

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

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筭

婦公不過從兒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



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

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母一筒餅者

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筒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是語也

帝大笑倫

出有詔以為扶夷長

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

未到官追

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

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

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

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

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

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

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

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嗥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  
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  
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爲  
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  
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

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

顯拔鄉

佐立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  
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  
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

怒馬謂馬

之肥壯其氣憤怒也

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

人以處曹任於是爭昧抑絕

以財相貨曰昧音其又反又音求

文職修

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竝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

狷狂也書

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尚書洪範之言

傳曰

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

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

近代

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

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

諭也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爲

戴盆何以望天也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

垂之三尺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

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

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

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

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

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

家裁蒙省察裁與纒同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

又上疏曰臣愚以爲國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以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

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望物也苟有所懷敢

不自聞竝不見省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疾俗吏苛刻

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

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

弘臨下

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爾雅曰晏晏溫也和

出入四年前歲誅刺

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

東觀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減死罪二人凡

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

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竝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

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

譴責也

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

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

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

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

身不正雖令不從

論語孔子之言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

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

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

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

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

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

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

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

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遜鄭玄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為論也

今承百王之倣人尚

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

之親

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

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

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

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

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

前書中山靖王

之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議論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

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

病酒日醒

誠險趣執之



徒誠不可親近

蒼頡篇曰  
誠佞諂也

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

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

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劉

敬曰案文當云是所至願  
也多一之字倒一所字

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

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  
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

之前朝貢禹

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  
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

然少蘊藉不修

威儀

蘊藉猶  
寬博也

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

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

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

○劉敬曰  
麻延年云

唐睿宗下詔用十起作元子  
事本出於此明當作起也  
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

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

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

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

衾錢布少子頡嗣

○劉攽曰案倫未嘗有爵無緣言嗣明多此一字

歷桂陽廬

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

樊豐等譖之廢爲濟

陰王頡爲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卽位

擢爲將作大匠卒官

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爲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御

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

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倫曾孫種

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

論曰第五倫峭覈爲方

峭覈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

非夫愷悌之士

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

惇惇純厚之貌也音敦

將懲苛切之敝

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爲佩蓋猶此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

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也

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下

禮記曰管仲鏤

簋而朱紘旅樹而反玷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

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

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

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種字與先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

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

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荊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

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廉察也

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

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  
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  
儲糧穡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  
中至數千家

桴擊鼓杖也音夫

以能換爲衛相

周後衛公也

遷兗州

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執貪放種欲  
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  
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  
幾於一割

以銓刀論

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

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卽奏匡并  
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

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  
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  
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  
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卽帥其黨與三  
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  
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稽怒以待之初種爲衛相以門  
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  
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  
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  
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

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

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

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

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

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曰季布楚人爲任俠

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敢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并其家

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爲河東守管仲錯行於召忽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子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

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

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夫何爲死之哉錯猶乖也

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畧庶幸逢

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

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

音信

申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

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

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

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

苞苴饋遺也

步朝堂無擇言

之闕

口無可擇之言也

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

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

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

太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  
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  
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

虞舜事親大杖則走

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

故種逃亡苟全性命

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  
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 鍾離意傳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時部縣亭  
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

記文符也案察之

意封還記

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

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

夷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也

明政化

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畧遠縣細微之愆



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

萬數

疫癘氣也

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

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

給之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

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

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

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

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

在手曰桎在足曰梏

恣所欲過與尅期俱

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除瑕丘令

瑕丘今兗州縣也

吏有檀

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

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

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

二十五年遷堂邑令

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

縣人防廣爲父

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

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

之

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

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

得以減死論顯宗卽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

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

簿文記也

詔班賜羣

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

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

其名也

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言也

此臧穢

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卽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

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

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

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

翦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

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

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

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

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

萬死

征營不自安也

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

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

分布禱請窺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

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

者蓋時修雩場在明堂之南

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

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

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

澍音注

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

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

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

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

格拘執也

帝意解使復冠

賁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

隱猶私也

故公卿大臣

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

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

天子穆穆諸侯煌煌

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

未聞人君自起

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

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

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

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

明

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

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

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

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

爾雅曰雍雍和也

至於骨肉

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勝難

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

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

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

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

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

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

得久留出爲魯相

意別傳曰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斲修夫子車身入

廟拭几席劔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

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其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卽召問伯果服焉○劉敞曰注錢萬三千文後案古人言錢不曰文世俗乃有此文明多一文字

德陽殿成

漢宮殿名曰北宮中有德陽殿

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

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

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爲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俸錢帥人作屋人齋茅竹或持林木爭起趨作浹日而成功作旣畢爲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之人皆悅服

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

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

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

杜音思潰反謂俎几也  
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杜

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

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

皂袍及侍史二人

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  
供新青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

帷帳晝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大官供食五日  
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  
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絜被  
服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

崧官至南

陽太守

宋均傳

族子意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

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

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辰陽今辰  
州辰溪縣



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

前書音義曰擢選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

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

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

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

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卽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

長音直亮反禁之不得奢侈有餘

均曰夫

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

檻爲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

均到

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

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適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浚適縣屬廬江郡故城在

今廬州慎縣南

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姬

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姬猶祭

之有尸主也

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

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

旨均嘗刪翦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  
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  
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  
帝善其不撓卽令貰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  
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問起  
居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子舍  
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  
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騶養  
亦曰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  
騶騎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  
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

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  
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  
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  
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  
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

夏侯勝也

至遼東太守

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

相

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建初中徵爲尚書肅宗性寬

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  
加恩寵及諸昆弟竝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

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  
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  
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  
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卽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

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

賜幣

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幣錫周公也

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卽位蠲除前過還所  
削黜衍食它縣

衍謂流衍  
傍食它縣

男女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

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  
卑卑疆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

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

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

室第相望久磐京邑

磐謂盤桓不去

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

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

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

不忍以義斷恩

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

發遣康焉各歸

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

行日取便利之時也

以塞衆望帝納之章

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

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

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

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

粟謂之四極也

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者爲雄弱卽

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武

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

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

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

享受也

而百姓不知其勞漢

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

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

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

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

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



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  
安卽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  
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  
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執放縱意  
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  
靈帝時爲司空

漢官儀曰  
字伯儷也

### 寒朗傳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棘  
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  
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

與三府椽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  
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  
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  
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

獨問忠平

物色謂  
形狀也

而二人錯愕不能對

錯愕猶倉卒也  
錯音七故反懼

音五  
故反

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

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  
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不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  
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  
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

者故未敢時上

時上猶卽上也  
上音時掌反

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

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

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

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因在事者咸

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

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

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

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

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

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

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爲易長

易今易州縣也歲餘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

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  
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爲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  
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爲  
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

省刑

左氏傳曰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于時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履

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踊謂刑足者屨若鍾離意之就格請

過寒朗之廷爭寃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

忠誠則不詭

詭詐也

本於諫爭則絞切

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

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

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臨官以潔匡帝以奢宋均達

政禁此妖榮

榮祭也于命反

禽蟲畏德子民請病

謂人爲之請禱也

意

明尊尊割恩蕃屏

穀梁傳曰爲尊者諱敢爲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意諫令諸王歸藩

故云割恩藩屏音協韻必政反

慄慄楚黎寒君爲命

慄慄懼也黎衆也

後漢書卷七十一

後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第五倫傳吏輒行法民初恐懼○一本初字下有頗字  
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臣會汾按臣愚不足  
採下當有脫句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曰○日知錄曰見當作視  
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

不勝愚慙征營○征當作怔

宋均傳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何焯曰按黨錮  
傳注引謝承書云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  
爲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則宋字傳寫誤也南

後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蠻傳中叙受降事正作謁者宗均此卽見於本書可  
參校者

寒朗傳上行東巡狩○諸本同臣會汾按東平王蒼傳

中亦有此語疑行字衍

後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後漢書卷七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光武十王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  
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  
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  
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傳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彊爲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虞之縣擬於乘輿

虎賁旄頭鍾虞解見光武紀縣音玄

彊臨之

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

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兗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

也

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明

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  
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  
魯及薨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  
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  
年被疾爲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  
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  
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  
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傳云地中  
之泉故曰黃泉身旣天命孤弱復爲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  
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

還東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

無男無多男也

處臣三女

小國侯

卽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爲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爲鄼侯之類

此臣宿昔

常計

私計天恩不敢忘也

今天下新罹大憂

光武崩也

惟陛下加供養

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

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

亭發哀

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

使大司空持節護喪

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

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

解竝見光武及明帝紀

詔楚王英趙王栩

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

小侯皆會葬

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

帝追惟彊深執謙

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  
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  
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前書

曰卓爾不羣者河  
間獻王近之矣

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

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  
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豫州刺  
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  
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爲列侯肅性謙  
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  
中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焉立二十

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爲鄉侯

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背此背或爲瘡至

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

制

既祥之後而復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纁緣纁卽紅也纁音七絹反鄭玄注周禮曰淺絳也

臻性

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裛具以狀

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

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己率

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議從士寢苦三年

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羸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

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

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

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

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

皇祖

詩周頌之文克能也

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

以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  
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汝陽侯拜爲平原相祗立四  
十四年薨子羨嗣二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 沛獻王輔傳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

○劉攽曰案光武紀輔封右翊公此

多馮字誤天下亦無右馮翊郡也

十七年郭后廢爲中山太后故徙輔

爲中山王井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尙

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爲僮侯

僮縣

屬臨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

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

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

釐音僖下皆同

元和二年封定弟十

二人爲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封

正弟二人爲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以仁使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 楚王英傳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爲楚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

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



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秋閩

自顯宗爲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

子特親愛之及卽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

許昌爲龍舒侯

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

英少時好游俠交

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

袁宏漢記浮屠佛也

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

中令奉黃縑白紵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

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伊蒲塞卽優婆塞也中華翻爲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卽沙門

因以班示諸國中

傅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爲符瑞

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

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

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

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

今宣州縣也

賜湯沐邑五百

戶

湯沐解見皇后紀也

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妓士鼓

吹悉從得乘輜駟

駟猶屏也自隱蔽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劉攽曰奴婢妓士案文妓當

作技士當作工又當工在技上上文伎人卽是伎樂此工技是巧匠也梁節王傳中亦有工技也

持兵

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賙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

占護猶守護也

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旣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

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爲折姦侯  
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  
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十五年帝幸

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  
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爲列侯並不得置相

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  
因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

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

續漢輿服志曰諸侯王赤

綬四采長二丈一尺皇子安車青蓋金華藻

追爵諡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

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封陸侯

陸縣

名屬廬江郡 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于後

### 濟南安王康傳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爲東武城侯

東武城屬清河郡今貝州武城縣是

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

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

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滿反

建初

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  
至于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  
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  
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孝經諸侯章之義也大王  
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

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爲科品

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

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

而今奴婢廐馬

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

言如蠶之食漸至衰盡也

宮婢閉

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

萬

巨大也大萬謂萬萬

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

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土木增構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

皆非所以奉禮承上

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

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杜

預注云臺在今南郡華容縣也

吳興姑蘇而滅

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

路闔廬以游姑蘇之臺以望湖中顧夷吾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今在蘇州吳縣西闔廬後被越殺

景公千駟民無稱焉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匹

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敵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敵雖無所嫌悟然終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

錯音七故反

錯爲太子

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  
劒刺殺尊國相舉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一年封錯弟七  
人爲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  
四人爲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罪不得封西  
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九昱子  
嵩皆爲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  
立錯子阜陽侯顯爲嗣是爲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  
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爲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  
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傳

子任城孝王尚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

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顙要帶十圍顯宗甚

愛重之及卽位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

位在三公上

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

永平元年封蒼子二

人爲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橐

湖陵五縣益東平國

南平陽縣故城今兖州鄒縣也橐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

陵故城在今兖州防與縣東南

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

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

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

其志今亡

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

覽城第

第宅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

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卽上書

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

衆無置城郭仲春之月無作大事以妨農事也

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

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

尙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

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爲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預戒日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

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

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

皆游散之

意詩曰於焉消搖左氏傳曰橫流而仿佯前書音義曰弭節猶按節也言不盡意馳驅也

至秋冬乃

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

旄調注旄於竿首

詩云抑抑威

儀惟德之隅

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宮室

之制內繩直則外有廉隅

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

至誠帝覽奏卽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

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

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

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

負薪喻小人也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

凡匹

夫一介尙不忘簞食之惠

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筥左氏傳曰晉宣子田於首山舍

于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遺之使盡之而爲簞食與

肉以與之旣而輒爲公介士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況臣居宰相之

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寮先而愚頑之質

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

紱之刺

赤紱大夫之服也詩曹風曰彼己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

今方域晏

然要荒無儼

去王畿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綏服又五百里曰要服又五百

里荒服儼備也音警

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

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

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縣北史記

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

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

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

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

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

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

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

漢官

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也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匹

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旣葬蒼

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

服御器物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

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

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

菽以增歎息

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萇注云菽

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

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

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

留禁中也

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

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

韋昭注國語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

間吏人奏

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

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

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

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

思惟嘉謨以次

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爲

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爲二

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

古霸問涅陽主疾

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竇固之妻也

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

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

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

孝無違奉承貫行

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

至於自所

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

易曰謙德之柄

臣愚以園

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

禮記曰古者墓而不

墳故言不欲其著明

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

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注左傳曰

郭郭也

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

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

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

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

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

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



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

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

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

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  
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

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

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琅邪

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

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

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

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

帛巾各一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鄭玄副  
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紵續漢書帛字作阜

及衣一篋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詩國風曰凱風美孝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

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尙

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孔子廟在魯曲阜城中伍緝之

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其

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

馬一匹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

汗今親見其然也

前書天馬歌曰大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緒也

頃反虜尙

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

間音閑

願王寶精神加

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

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

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

說文曰貂鼠屬也大而黃黑出丁零國

及大

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

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

歸寧乃國

儀禮曰覲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

曰賜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而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天子

負斧扆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

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而出也○劉攽曰詔曰禮伯父歸寧案帝意欲推尊諸王引用經義既下文有詩云

卽此亦當有禮云字此伯父歸寧之語本出儀禮也詩云叔父建爾元子

詩魯頌

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

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

賢也

見前書  
王莽傳

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

讚皆勿名

讚謂讚者  
不唱其名

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

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

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左傳隨武  
子之辭也

等威威儀  
有差等也

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

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

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

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

踧踖謙  
讓貌也

此非所以章示

羣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舊典諸王女皆

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

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至八月

飲酎畢

飲酎解見章紀

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

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

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

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

於是車駕

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

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

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

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

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

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  
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  
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  
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率循也越違也傳聞在

下

傳音敷敷布也書曰克慎明德敷聞在下

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

人夙夜煢煢靡有所終

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愆遺一老俾屏余一人

煢煢余在疚也

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

離被也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魂而

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爲任城王餘五人爲列侯

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爲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劔于陵前

陵在今鄆州東峴山南峴音魚委反

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以蒼

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旣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卽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爲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爲列侯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爲

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  
凱嗣立二十一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  
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  
則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明哲之所爲歎息嗚呼遠隙以

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

言其本志然也

東海恭王

遜而知廢

遜讓也

爲吳太伯不亦可乎

左傳曰晉大夫士蔣之辭也吳太伯

周太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過吳越采藥太王没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尙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

亢父樊並屬東



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

立十八年薨子貞王

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爲桃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爲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爲參戶亭侯博爲任城王

○劉攽曰案文

多一爲字又恭字合在上孝王名恭也

以奉其祀

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

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

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

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貞王遜子新昌侯佗爲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 阜陵質王延傳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益淮陽國

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澉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

豫州真陽西南扶樂故城在今陳州太康縣北也

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

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壻駙馬都尉

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驗光奔被殺辭

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

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延旣徙封數懷

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

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

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

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

少長皆棄市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爲王受愆愆過也反

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爲王受過也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

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

傷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誠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爲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爲五縣以阜陵下濕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疋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年薨子殤王冲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

事冲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冲兄魴是爲頃王永元  
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爲鄉亭侯魴立三十年薨子懷王  
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爲鄉亭侯恢立十年薨  
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爲勃遒亭侯代立  
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遒亭侯便親  
爲恢嗣是爲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八年薨  
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傳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  
荆性刻急隱害隱害謂陰害於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

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

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前書

曰緣緜方底

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

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

后失職別守北宮

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別遷北宮

及至年老遠斥

居邊

封之於魯

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

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

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梁松勅虎賁史曰吏以便宜

見非勿有所拘

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卽行之勿拘常制也

封侯難再得也

郎官竊悲之爲王寒心累息

累息猶疊息也

今天下爭欲思刻

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

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

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

喜事猶好事也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

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己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

白經天而行爲不臣今至午是爲經天也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

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天黑爲病赤爲兵王弩力卒事高祖起亭

長陛下與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

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沉沒之恥報死母之讎精誠所

加金石爲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

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當爲秋霜無爲檻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而況人乎

羊

秋霜肅殺於物  
檻羊受制於人

雖欲爲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

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尙爲盜賊欲有

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

帝人之所置彊者爲右願君王爲高祖陛下所志

陛下  
卽光

武也無爲扶蘇將閭叫呼天也

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  
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

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  
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  
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日天平  
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

彊得

書惶怖卽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祕其事遣

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

有變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



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  
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  
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  
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  
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  
傷之賜諡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爲廣陵侯服王  
璽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侯明年帝  
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  
子輿馬悉以與之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  
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于後

臨淮懷公衡傳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無子  
國除

中山簡王焉傳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

○劉攽曰案光武紀封焉左翊

公與右翊相配

十七年進爵爲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

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

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

漢官儀駟騎王家名官騎

焉

上書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

會司馬以從

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類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

氏傳類谷  
作夾谷

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媢前行

媢音楚角反  
稱媢猶齊整

也行音  
胡朗反

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皆

相如子  
虛之文

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

帝以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

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

安險屬中

山郡元和中肅宗復以安險還中山立五十二年永元二

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

布三萬疋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

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

爾雅曰女子  
之子謂出也故

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

大爲修冢塋開神道

基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

平夷吏人冢墓

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

黃腸

柏木

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

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  
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人爲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  
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弘二弟爲亭侯弘立二十八年  
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荆爲南鄉侯暢立三  
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 琅邪孝王京傳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爲王

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爲

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

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

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

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

六縣益琅邪

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聞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北東牟故城在

聞登縣西北也

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

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

以金銀

壁帶壁中之橫木也以金銀爲釘飾其上

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

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

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

贛榆五縣

華縣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厚丘屬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

易東海之闕

陽臨沂肅宗許之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卽丘廣平亭

有詔割亭屬開陽

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

子夷王宇嗣

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爲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

二人爲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元年封

壽弟八人爲列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

封尊弟四人爲鄉侯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

五年封據弟三人爲鄉侯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

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以邈爲九江

太守封陽都侯

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音常證反

容立八年

薨國絕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

後漢書卷七十二 列傳 三四  
以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爲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

尊音祖本反禮

記曰恭敬擗節鄭玄注云擗趨也

延旣怨詛荆亦缺望濟南陰謀琅邪

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天喪

二王早終名聞未著也

東平好善辭中

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後漢書卷七十二

後漢書卷七十二考證

東平憲王蒼傳山陽之南平陽橐湖陵○臣會汾按前

後書志山陽無橐有橐臣瓚音拓此傳與注橐字傳

寫俱誤應改正

驃騎時吏○時字應從通鑑作府



後漢書卷七十二考證